

以筆刺日寇 副刊勵國人

獨家披露「日汪密約」 重慶大轟炸下堅持出報

上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，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，《大公報》輾轉香港、重慶、桂林三地，堅守新聞陣地。其間，香港《大公報》揭露汪精衛的投敵賣國陰謀，「文藝副刊」成為全國抗戰文藝的重要舞台。重慶《大公報》在遭受日寇大轟炸的日子裡，始終堅持出報，刊出了《我們在割稻子》等抗日名篇。桂林《大公報》則為這座抗戰文化城留下了燦爛群星。1941年，《大公報》因在抗戰期間的卓越貢獻，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榮譽獎章，是迄今為止唯一獲此殊榮的中文媒體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燦 北京報道



1938年8月13日在皇后大道中33號，《大公報》發行了在香港的第一期報紙。在發刊詞中，《大公報》總經理胡政之寫道：「在這一年的民族神聖自衛戰之中，我們在津在滬的事業都玉碎以殉國……今後需要南華同胞努力更非常迫切。所以我們更參加到港粵同行的隊伍裡來……雖然備歷艱危，而一支禿筆，卻始終在手不放。」當天《大公報》就突出報道了香港人紀念「八一三淞滬抗戰」的活動。

胡政之希望《大公報》能借助香港的特殊位置，讓全世界了解中國的抗戰。在受到港英當局的種種限制後，《大公報》決定將文藝副刊作為抗日輿論宣傳的主陣地，陸續發表了沙汀的報告文學《記賀龍》、丁玲的《陝北風光》等很多來自延安的文學作品。

此外，《大公報》還引燃了一顆「重磅炸彈」。1940年2月22日，《大公報》全文刊登了一份總編輯張季鸞從秘密渠道取得的文件——《日汪關係調整要綱》(又稱「日汪密約」)，簽署者分別為大漢奸汪精衛和日本陸軍、海軍、外務省的代表。文件中，

汪精衛向日本承諾禁止一切抗日活動，承認偽滿洲國獨立，日軍可以長期佔領華北、長江中下游和華南地區。獨家消息刊出後，舉世震驚。

創作抗日名篇《我們在割稻子》

1938年12月，重慶《大公報》發刊。1939年，日本開始對重慶進行長達5年的大轟炸。《大公報》老報人張炳富至今依然清晰地記得那些悲慘的歲月：「重慶李子壩的報館被炸，死了3人。」為了繼續出版，報館員工將印刷機搬到了防空洞裡，但仍免不了遭到炮火的蹂躪。張炳富說：「屍體從防空洞裡就像堆柴火一樣堆、架起，用卡車把屍體拉走。」

為了繼續出版，《大公報》不得不將印刷廠搬到距離重慶兩百多公里外的一個農家院落，印刷出版後再運回重慶市區，從未間斷。

在日寇持續的大轟炸之中，張季鸞提出，讓編輯部主任王芸生寫一篇題為《我們在割稻子》的稿件，以長國人志氣。1941年8月19日，稿件見報，王芸生用激動的筆觸寫

榮獲美國密蘇里新聞獎

1941年5月15日，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將年度「最佳新聞服務獎」授予堅持抗戰的《大公報》。頒獎詞寫道：「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，《大公報》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之報道，始終充實而精粹，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，影響國內輿論者至巨。」

1941年12月8日，日軍猛攻香港，25日香港淪陷。炮火中，香港《大公報》匆匆停刊。隨後，胡政之帶著同事前往桂林。當時，桂林已成為中國抗戰文化繁榮發展的重鎮。茅盾、巴金、夏衍、田漢、艾青等千多位文化界名流都齊聚桂林。

在日機轟炸之下，《大公報》被迫進入桂林七星岩後面的溶洞中繼續出版。它與堅守



重慶《大公報》報館

在桂林的文藝界人士休戚與共，催生了抗戰文藝事業的新高峰。

披露災實況為民發聲

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，《大公報》記者張高峰成為首個深入災區採訪的記者。1943年2月1日，重慶《大公報》刊登了張高峰的長篇報道《豫災實錄》。第二天，《大公報》又刊登社評《看重慶，念中原》。《大公報》的報道與社評引起社會強烈反響。這一切觸怒了國民黨當局，《大公報》被勒令停刊三天。

抗戰時期，《大公報》相繼捨棄天津、上海、武漢、香港、桂林五間報館。這也是一個孕育未來的時期，《大公報》贏得了讀者敬重，成為當時全國發行量最大的一份報紙。

《大公報》配發社評《延安視察的感想》

指：「我們看到延安進步的情況，中共的努力成績，毋寧以喜悅的心情，而引以為慰，因為這些努力與成績畢竟是中國人幹出來的。」

毛澤東請《大公報》記者坐首席

1944年，《大公報》記者孔昭愷隨「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」到延安，受到毛澤東的接見。毛澤東請參觀團吃飯時，讓孔昭愷坐首席。他說：「只有你們《大公報》把我們當人看。」

回到重慶後，孔昭愷發表《西北紀行》，描述延安的面貌：「過去兩年，陝甘寧地區通過大生產運動，開墾了數百萬畝良田，工農業取得豐碩成果，讓全國人民看到了未來的希望。」



《大公報》抨擊汪精衛通敵賣國。

專家解讀

主流引導力量強

胡政之(《大公報》總經理胡政之孫女)：

《大公報》在新豐街、李子壩的報館都被轟炸過，損失非常慘重，但《大公報》在山洞仍然繼續用九台平板機堅持印報，一天也沒有停刊。商娜紅(廣西大學教授)：

抗戰期間桂林文化城的繁榮，大部分原因是由於《大公報》作為主流在引導。

山東「書醫生」巧手續命40萬古籍

修復一冊古籍，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。輕度受損的古籍大約兩三個月就能修復完畢，但像修復《山堂肆考》可能需要長達半年時間。「這冊書被水浸泡、發生霉變、頁面酸化，已是屬於重度受損。一個修復師一天也就修兩頁。」從事古籍修復工作已有7年的侯妍妍說，這還不算是最費工夫的，為修復一套宋刻版《文選》，僅準備工作就長達一年。

修復師的任務總量數以萬計，每天進展卻不過十幾頁，懸殊比例帶來的是「稀薄」的工作成就感。有時候，它會比社會的成見、古籍電子化，更衝擊修復師的工作熱情。

「它們有生命有溫度」

對此，侯妍妍有自己的看法。在修復師的眼中，每冊古籍都有自己的命運起伏，能夠歷經水火侵襲、鼠嚙蟲穿、兵荒馬亂流傳至今，本身就是一個傳奇。

「在我們看來，它們是有生命的、是有溫度的，即使是氣息奄奄。但我們的工作就是延長它們的壽命，工作的樂趣也在於此。」

侯妍妍說，當這樣一本古籍纖毫畢現地擺在眼前，被舒展的皺痕、被補齊的蟲蛀，都會令人心生「今人重見古時月」的感慨。這種觸動，是隔着電子屏幕所不能獲得的。

此外，修復師的古籍修復技藝已被列入山東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。

一冊嚴重破損的明朝刻本《山堂肆考》。網上圖片

山東省圖書館的歷史文獻古籍修復室裡，修復師侯妍妍正全副精力對付着明刻本《山堂肆考》中的一頁，該古籍距今已有三四百年歷史。漫長的時間洗禮，讓這冊書傷痕累累、脆弱不堪。在山東省圖書館，約80萬冊古籍被妥善保管在恆溫恆濕的書庫裡，其中近40萬冊正等待修復。這對於侯妍妍等9人組成的山東省古籍修復中心團隊來說，的確是一個浩瀚的工程。 ■新華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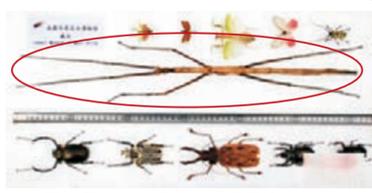
對齊版框很不容易。網上圖片



古籍修復師展示殘破不堪的書冊。網上圖片

川現世界最長昆蟲

四川成都華希昆蟲博物館發現一個竹節蟲新物種——長達62.4厘米的巨型竹節蟲。牠刷新了世界上已經被人類發現的807,625種昆蟲(去年9月28日數據)中的最長紀錄，是新發現的世界最長昆蟲種類。之前世界最長昆蟲是在馬來西亞發現的56.7厘米長曾氏竹節蟲，現保存在英國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。



紅圈內是四川發現世界最長昆蟲。網上圖片

華希昆蟲博物館此次發現的竹節蟲，身體長度達到36.1厘米，包括足全長超過62.4厘米，比英國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曾氏竹節蟲全長還要長5.7厘米，而身體則比前者長0.4厘米。 ■新華社

南京大屠殺《紫金草》叢書首發

由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編撰的《紫金草》叢書前日首發，今年內擬出版發行6輯。據紀念館館長張建軍介紹，叢書所涉及的內容包括紀念館建館歷程、抗戰老兵、南京大屠殺史實、「慰安婦」等題材。



叢書的裝幀設計師連泰熙刻製了紫金草印章。記者 田雯攝

二戰期間，一位名叫山口誠太郎的侵華士兵，從南京紫金山下採集了花種帶回日本，取名為「紫金草」。為表達對侵華戰爭的懺悔，山口誠太郎和他的家人致力於普種此花，宣揚和平，終於使這種紫色的小花開遍了日本列島。在日本，它被稱為「和平之花」。據悉，叢書將通過免費贈閱、義賣募捐等方式進行推廣。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田雯 南京報道

武漢百年建築「走」70米抵「新家」

湖北省武漢市「漢口義勇消防聯合會舊址」前日只花了4分鐘，便完成最後20厘米的平移，在原址以東70米處停駐。該建築自4月25日開始的平移工程順利正式完成。

武漢市文化局文保處處長張頌明表示，此次「漢口義勇消防聯合會舊址」的平移，實現了「確保古建築安全」和「最大限度保護歷史信息」兩個目的。平移後，舊址方向和朝向沒變，位置仍在漢正街地區。



武漢市「漢口義勇消防聯合會舊址」昨日完成最後20厘米的平移。圖為平移工程啟動情況。網上圖片

將建消防博物館

下一步，老建築將與澆築好的新地基結合起來。未來，老建築本身將修繕建成武漢近代消防博物館，圍繞它將建設總面積1.3萬平方米的消防主題公園。

平移百年老建築就如同把一位百歲老人放在輪椅上向前推。技術人員通過在老建築的樓底澆築一個近300噸的鋼筋混凝土托盤，並用3,000根鋼管、2萬個扣件打造的鋼鐵外衣將大樓打包加固成一個整體，沿着六條軌道向前移動。

據悉，4月26日以來，舊址平均每天移動7至8米，作70米距離的平移。 ■澎湃新聞



母親節「旺」花 母親節將至，各類造型的鮮花銷量大增。圖為山西太原一家花店的員工正在修剪鮮花。中新社

京紫禁城內現元代遺址

故宮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前日在京公佈多項研究成果，包括首次在紫禁城內宮廷建築考古中發現元代遺址。這也是近兩年來故宮考古的突破性發現。



故宮首次發現元代地層，位於隆宗門以西。網上圖片

據該所所長李季介紹，在隆宗門以西發現的一組遺存，層位關係由晚及早分別為：清中期的磚鋪地面和磚砌排水溝；明後期的牆、門道基址、鋪磚地面、磚砌礮墩和明早期的建築基槽；最下層的素土夯築層和夯土鋪磚層基槽。「最下層的這組遺存從層位關係判斷為該遺址最早的一組堆積，結合其包含物推斷其年代指向為元代，是故宮考古的首次重要發現。」 ■新華社